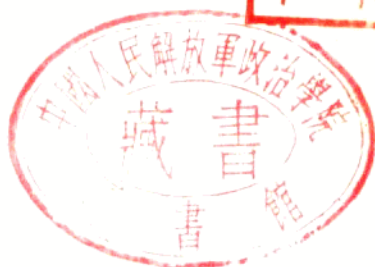


文藝翻譯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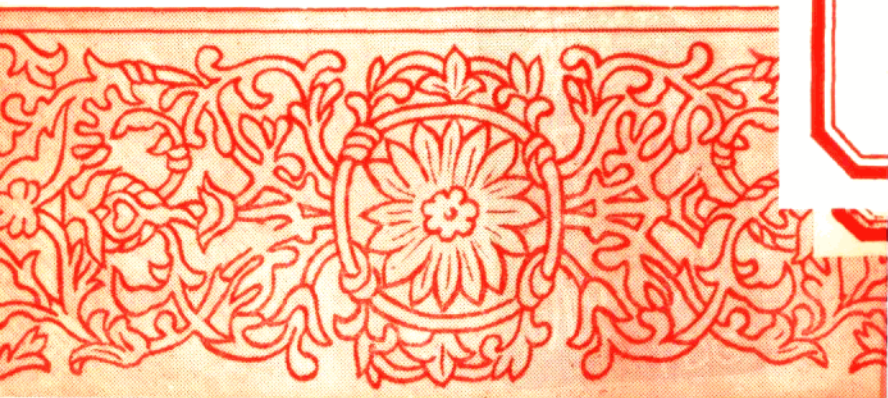
農場民歌

蘇聯·S·安東諾夫著

庫本藏書
不得



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



去年夏天我有機會到D區去，替一個聯合集體農莊佈置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。我在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到達那個村莊，一到就去找農莊主席。辦公室裏只有一位面孔紅紅的青年，此外沒有別的人。他正坐在主席辦公桌上寫信，緊緊地拿着鉛筆，把手指頭擠得發白。

「你找誰？」青年人抬起頭來望了我一眼問道。

我的回答一定是不大有禮貌，因為他把活頁日曆向旁邊一推，正言厲色地說：

「把你的證件拿出來看看。」

他把墨水瓶擲在一邊，不大高興地又看了看我，順便把手邊的一個文件夾打開，甚至想去拉開抽屜，可是抽屜是鎖着的。我把身份證明書遞給了他。

他把證件從頭到尾讀了一遍，連印刷者的姓名也沒漏掉。再也沒什麼好讀的了，他又把那張紙倒轉過來，好仔細看看那顆圓印上的文字。他想了一下說：

『我想你這次來是要把我們的田地和抱都浦基的田地合併在一塊兒，是不是？』
我肯定地回答了他。

『這就是說，你要打亂我們的作物輪種制度了？』

我回答說，在開始的一兩年，作物輪種不可能不被打亂，這是必然的。

『這真糟糕！你能不能特別照顧一下秣草作物的輪種呢？』

我說，佈置秣草作物的輪種工作是必要的。

『那好極了。你是不是要計劃建築蓄水池呢？』

『是的。你是農會上的人嗎？』我回問了一句。

『我們這裏全是主人，』青年人閃避地說，『咳，想起來了，你是此地馬具工人——伊凡·伊凡諾維奇的本家吧，是不是？』

我說，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。

「不過你却和他同姓，」青年人驚訝地說，「好吧，我們總得給你找個住處。我馬上寫完了，陪你去安置。」

「你又坐在這兒啦！」一個低啞的女人聲音埋怨地說。

我回頭一看，原來門口站着一位老婆婆，腳上穿着一雙帆布面的高統靴子。

「我馬上就寫完了，」少年重複地說，裝做沒看見她，一面趕快把墨水瓶放回原來的地方。

「哼，寫完，看我不收拾你的！」老婆婆繼續說，「告訴你多少次了，不許動辦公桌上的東西！」

「好了，有什麼關係，達沙大娘？我在這兒等主席呢。我們要佈置收割工作——再也不能耽擱了。」

「收割……收割……你亂翻日曆幹什麼？來了就把辦公桌上弄得亂七八糟的。你等着瞧吧，我要告訴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——他會處分你的……」

「唔，好了，有什麼關係，達沙大娘！」青年人張皇失措地喃喃說。「來，我給

你帶路，」他對我說，把那封沒寫完的信塞進上衣袋裏，站了起來。

「他就是這麼一套——」好了，有什麼關係，「老婆婆依然不肯罷休。」「我去和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說，看我不說才怪呢。他會罵你的。啊！這是怎麼的？莫非他又隨便拿紙用了……。」

我們走了出來，到了走廊上。

「她真叫人受不了，」青年人嘆氣說，「她是這裏看房子的。從這兒你可以看到那座小屋，那是我們的招待所。」

他的手指着近處的一所暗黑的建築物，可是他卻領我朝另一個方向走。我們進了一道門，經過一所菜園，走出來上了一條小道，小道彎轉回去，通向那所小屋。那天下了一整天雨，我的嚮導帶着我走的是乾路。到了走廊上他好意地對我說：

「好好地擦擦腳，不然路芭會罵人的。」

他在草墊上擦了半天，我不由地懷疑他自己也不見得怕這位女管理員。

我們走進一條黑暗的過道，又走進一間黑暗的房間，青年猶豫地問道：

「有人嗎？」

在房間的另一角，一隻小貓「妙妙」地叫着。

「沒有人，」青年人鬆了口氣說：「路芭一定又到抱都浦基去了。」

他抬起兩手，暗中摸索到了電燈泡，把它旋在燈頭上。房間亮了起來。

「好了，您自己隨便吧，」青年人說。可是隨後又猶豫地補了一句：「等路芭回來以後，你再上床睡。她要親自給您指定床位的。」

我的嚮導告辭去了，我在一張小桌上找到一本學校用的抄本，一百頁地翻看着，打算這樣消磨過這段時間。我正在興致勃勃地翻抄本，忽然聽到有人說：

「怎麼，你在這裏檢查我的功課？」

門口站着一個女孩子，穿着一件淺色的時式上衣，橡膠套鞋，頭上包一塊俗艷的鄉下頭巾。她的臉又平又寬，顴骨很高。

我馬上向她道歉，把抄本放回原處。

「機器拖拉機站的技師來過沒有？」

我告訴她沒有人來過。

『那麼他還在抱都浦基呢，』她笑着說，『他一定是愛上我們的小調了。』

『什麼小調？』

『我們的流行小調。抱都浦基的人天天在編新小調，各村莊上的人都趕了去聽。

他們的小調是用各式各樣的題材編的——有農莊上的事情，還有愛情。機器拖拉機站的技師是昨天纔下來修理拖拉機的，他們已經給他編了一支小調。你可曉得，他不是動作敏捷的人。讓我想一想，那支小調是怎麼唱的——「機器拖拉機站的凡尼亞·伊凡諾夫，在拖拉機下面爬來爬去，一塌糊塗，可是不到收割運動的時候，凡尼亞不會修理起來的。」——大概是這樣，當然詞句還要俏皮些。你想吃什麼？炒雞蛋還是煎洋山芋片？』

她走到間壁後面她的房間裏去，換上衣服，就到外面廚房裏去了。這時我已盥洗完畢，爐子已經生了火，炒菜平鍋裏噼噼地響起來。

『你一定等了很久了吧？』路芭說，『我也到抱都浦基去了，跳了整整一個鐘頭

的波蘭舞，連肩膀都跳痛了。你知道，他們唱的歌真好。喂，聽聽這一支抱都浦基小調吧。」她邊唱邊笑，用肩頭打着拍子：

我的乖乖打仗去了，

我賠咒要等他回來，

如果誰來想代替他的位子，

我賠咒我會恨死他。

『你要把你的喉嚨唱啞了，』有人在發牢騷。一個高個兒的青年人帶着一雙油污的黑手走進廚房。潮濕的藍色工作服的鈕扣上，掛着一盞電池燈。

『但是我唱的是談情說愛的小調，』路芭回答說，『並不是拿技師開玩笑的小調啊！』

那青年人沒正眼看她一眼，就開始洗起來，牆上地板上全濺上了水。

他洗了半天，一直悶着不開腔。擦乾了以後，他又跑到廚房裏去，問道：

『是誰胡編的這些玩意兒？』

『抱都浦基的年輕人啊！』路芭回答說，『你要吃什麼——炒雞蛋還是煎洋山芋片？』

『什麼也不要。明天五點鐘叫我起來。』

青年人出去了，忽然我覺得必須到抱都浦基去一趟，聽聽抱都浦基的小調，看看那些編小調的是些什麼人。

二

我的工作是非常繁雜的。在合併以前，新尼高瑞和抱都浦基兩個農莊都推行着九塊田的輪種制度，我的當前工作是計劃普通作物輪種的新制度，和重新組織牧草作物的種植。爲了不影響日益增加的作物產量，最重要的是不打亂原有的輪種制度。但是這很困難，在田地合併以後的一兩年內，有時簡直不可能去維持這個原則。

我天天從早到晚要和當地的農業指導員們、農莊主席和工作隊長們談話，還要不

時到田裏去觀察。可以想得到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把抱都浦基的小調和編小調的人都丟在腦後了。

特別等着我去作的工作是處理抱都浦基的養雞場。養雞場是全集體農莊上最值得驕傲的設備。那優美的建築物，有青石板砌成的房頂、暖汽設備和電燈，是上一年纔在新尼高瑞和抱都浦基兩農莊的交界處蓋起來的。可是在新的土地計劃下，養雞場正設在第七塊輪種田地的當中，位置完全不對了。雖然這建築毀掉可惜，可是除了把它遷到別處去，別無辦法。我把計劃說給聯合集體農莊主席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·波羅伏衣聽，他只好勉強同意了。

有一天我碰到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，他告訴我，養雞場已經在拆了。我大大地吃了一驚。新的土地分配計劃還沒得到批准，我覺得主席未免太性急了。

『爲什麼要等呢？』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看出我吃驚，說道，『不管怎樣，這是勢在必行的。那麼就越早越好。我們一同去看看吧。小伙子們全都賣勁——這會兒也許已經把椽子拆下來了。』

我們向田裏走去。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這個臉上刮得精光的六十歲的老頭兒，用腳尖攀登着陡峻濕滑的土坡，像青年人一樣的靈活，我跟他後面，踏着他的腳印當作石級。最後養雞場的建築可以看到了，依然完好如故。一位肩膀渾圓的、帶着紅色繡花便帽的青年和十幾位少女都坐在木頭上，其中有我的女主人路芭。可是沒有一個人工作。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皺了皺眉頭。

『怎麼的？』主席問，兩眼慢騰騰地看看這個女孩子又看看那個。

『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，爲什麼我們要把這美麗的房子拆掉呢？』性情嚴峻的養雞場主任芬亞尖聲地說，『我們把雞養在哪裏呢？』

『在搬到新址去以前，先把雞挪到倉房裏去。』

『我覺得這不大妥當，』西明說，『那邊是窪地，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，又太潮濕。雞會生病的——會傳染上結核病的。』

緊挨着他的一個藍眼睛少女看了主席一眼，好像在說：『當然它們會生病的。』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，你怎麼能够這樣辦？』

『他們一定會過的很好，』主席說，『我們並不把它們在那裏放一輩子，頂多放一個星期。』

『同時那裏還有臭貓襲擊的危險，』西明繼續說，『那地方又荒涼又僻靜，如果臭貓在附近巡梭，那是無法防禦的。』

女孩子看着主席，那種神氣好像在說：『你看西明是多麼聰明的人！如果臭貓吃起鷄來，那可怎麼辦？』

『不必擔心，我們可以用鍊子拴一條狗守在那裏，』主席說，『狗可以把臭貓嚇走的。』

『你到哪裏去弄一條狗來呢？』西明問。

『是啊，哪裏弄得到狗啊？』女孩子睜大眼睛好像在問。

『如果要的話，我到比柳可夫家去牽一條來。我看你們對工作不夠積極。喂，給我拿一把鐵撬來。』

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攀上了房頂，動手把一塊塊的青石板撬起來。

『諸事大吉，』芬亞說，『抱都浦基的人們建設，新尼高瑞的人們破壞。』

『抱都浦基和新尼高瑞是一家人——都是勝利農莊的人，』路芭說，跟着主席也上了房頂，『娜塔莎，快些爬上來！』

藍眼睛的女孩子還在遲疑不決。路芭拙笨地撬起石板，釘子吱吱的響着冒出來，好像感到疼痛一樣，石板裂成了兩半。

『下來！』芬亞叫起來，『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，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，可是我不能袖手旁觀，眼看着把我們的財產胡糟蹋。弄來這些石板我們費了多大的事，她知道嗎？在她當然沒什麼——她的農莊上從沒建造過任何房舍。快給我下來！』

『你們現在還是分彼此，』路芭叫着說，『我們兩處農莊合併了，你還是在講什麼「我的」「你的」。你就知道這個！你覺得我們的農莊比不上你們的，於是你就永遠當面挖苦我們。』

『我並不是當面罵人。你哪裏曉得是我去年一塊一塊地從家裏搬來蓋房子的。下來，我命令你！』

『好，好，我就自動地下來。你自己來幹吧。你把我們當做什麼人了，鄉親們！』
路芭爬了下來，堅決地走了幾步，好像要回家似的。忽然一屁股坐在泥濘的地
上，大哭起來。

『你們今天都發瘋了，還是怎麼的？』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發急地說。

大家都一聲不響地看着路芭。娜塔莎走上前去，怯懦地摸着路芭的肩頭說：

『你要把裙子弄髒了，你看……』

『管它的！』

『起來吧，把眼睛擦一擦，我們去把石板堆起來……』

『去年還是你到我們那裏去要的杉木板呢……』

『算了，別在意。她是養雞場的主任啊，你知道，路芭！拆房子就像拆她自己的

家一樣……』

『芬亞親自去向我們要的杉木板，還有電燈，而現在……』

『別提那些了，』娜塔莎像哄孩子似的在安慰她的朋友，『起來吧，親愛的，

來，來……」

「這齣戲要演多久啊？」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看看錶說，「西明，去勸勸，發動發動。」

「你叫我怎麼個勸法呢？難道把她們抱到房頂上去嗎？」

「那是你的事。我管你還是把她們抱上來，還是怎麼的。快點去！」

「好，好吧。」

西明張開兩臂，彎曲着，像一隻熊似的向女孩子走去。她們尖聲叫着四散飛逃。只有路芭還坐在地上，手捧着臉在哭。看來她像小孩一樣脆弱，抽動着瘦弱的兩肩。

西明輕輕把她抱在懷裏。她最初還掙扎，踢動兩腿，想掙開去。可是她看見西明正抱她爬上吱吱作響的、搖擺不穩的梯子，她恐懼地用手臂攥住西明的脖子，只好安靜下來了。

梯子很高，大約有五公尺長，陡峭的斜豎着。西明小心地爬上去，把腳和膝部靠在橫檔木上休息一會兒。他背脊上靠近肩頭的肌肉在襯衫下面鼓了起來，脖子也越來

越紅了。

『停下來！』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驚叫起來，『馬上停下來！』

『把她丟下去嗎？』西明停在梯子中間問。

『見鬼，帶她上來，快些！』主席叫道，惟恐西明過分遵守了他的命令。

西明喘吁吁地爬上房頂，把羞答答的路芭放下，拿紅色便帽把頭髮向後梳了一下。別的女孩子也一個個地爬上來了。

『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，』芬亞還在堅持，『咱們至少再等一星期再動手拆吧。捷克訪問團來的時候，我們拿什麼給他們看呢？我們正在翻修電汽站，加修乳牛舍的邊房，又把養雞場全拆了。我們拿什麼給人家看呢？』

『把我們的工作給他們看，』瓦西里·斯泰班諾維奇說，『他們又不是來參觀博物院。他們會了解的。他們自己國內也在進行種種翻修改建的工作。』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又用鐵撬把青石板撬開。

工作像營火會似的展開了，最初是一點火燄燃着了堆起的樹枝，接着捲曲的火舌

把它們包圍了起來，越燒越強烈，越燒越活潑，好像彼此在展開競賽，最後一束潮濕的枝子，本來還一股勁兒噼噼的響着冒烟，到底也降服了，突然吐出顫巍巍的火舌，加一把力量超過了它的同伴，熊熊的大火攪作了一團，上冲雲霄，誰也不能分辨那一股火燄燃燒得亮些。

我忍耐不住也爬上了房頂幫他們的忙，儘管芬亞在旁邊喃喃地說，「他也上去作孽了。」她認為農莊上一切不幸，都是我惹的禍。

那時正是晴朗的六月早晨。遠方景色歷歷在目，還有些聲音也清晰可聞。一層層矮山夾着一道道谷澗，一直伸向晨曦閃耀的地平線。小山頂上可以看到村莊，村莊四周不是花園就是耕地。農舍上升起了輕微的烟絲。年輕的主婦已經生爐子了。在晴朗的遠方，清清楚楚地可以看見運河像一條玫瑰色的平整的帶子，還可以看到水閘門的垂直面。四面到處伸展着小麥田、大麥田和粟田。

養鷄場建築物的梁木很快地就露出來了。

「加油啊，女孩子們！」西明拆出了一根橫梁說，「今天晚上我還要到依格那托